

八十春未晚

——五味集

市中恒 / 著



New York Commercial Affairs
纽约商务出版社



八十春未晚

——五味集



卞中恒/著



New York Commercial Affairs

纽约商务出版社



New York Commercial Affairs

纽约商务出版社

八十春未晚

卞中恒 著

No. :86-20081018

ISBN:978-0-9789919-1-3

策划:冰凌

主编:沈世光

人物摄影:黄昌璇

整体设计:钟建东

行政总监:David Jiang

财务总监:沈庆

法律顾问:Xiaomin Chen、王江涛

New York Commercial Affairs / 纽约商务出版社

P. O. BOX # 3458 Milford, CT 06460 USA

Tel. : (646) 789-3636

Fax: (203) 286-1756

E-Mail: uszjxh1996@163.com

开本:889mm×1194mm

印张:12 印张

字数:284 千字

版次: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数:1-1000 册

定价:22 美元 180 元港币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

奉 献

父 亲 母 亲 二 姐

自序·我这个人

我这个人1928年出生于上海。在1945年8月是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高一学生，被同学拉去参加庆祝抗日胜利的大会，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就这么走上社会。1945年6月进入上海市立新陆师范学校，后又转入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就读。1948年8月下旬，到台湾台北受聘于台湾农工商报社任副总编辑。1949年4月，中国即将全面解放，即时回沪。5月间任上海福哑学校教导主任、副校长。1951年9月受聘于上海江湾私立岭南中小学任教师。1952年8月私校岭南中小学成为公办后，转任国营卷烟一厂职工子弟学校教师。该校在浦东陆家嘴黄浦江边附近，从此就成了上海浦东人，定居在浦东。1954年9月至1957年8月任市立东宁第二小学教师。1957年9月，任刚由私校转为市立的光辉中学图书馆负责人。1958年4月被扣上“右派”帽子，同年8月即送浦东高桥地区劳动改造（参见《想起了芦苇丛中捉蜉蝣》、《想起那张帆布行军床》）近五年。1963年3月，因是“人民内部矛盾”，从农村回校，在教导处工作。1966年6月，“文革”起，9月就因是“死老虎”不准坐办公室，变成“杂务工”，校内何处需要，就到何处去劳动，长达十二年。1978年4月摘“右派”帽子，在总务处工作，任宿舍管理员。1979年4月彻底平反，在理化仪器室当管理员。1980年3月被借到黄浦区教育局，参加“分房小组”工作。1984年3月回校，在图书馆当管理员，直至1988年4月退休。

我这个人爱好文学、绘画、音乐，特别喜爱世界文学名著（翻译本）及古典音乐中的名曲。名作近万册，唱片好几

叠。“文革”起，一夜间被抄、被毁、被烧，尤其是数十年从报刊上搜集的文学、艺术、音乐的资料，烧了一天一夜。那几天我被禁锢在校内，不准回家。事后，二姐告诉我烧的情况，我听罢，欲哭无泪，好像被人当头一棒，懵过去了。我想像不出这一群十四、五岁的孩子，野性的行动何处来的？我尽量的忘掉这可悲可哀的事，我誓言从此再也不看文学作品了，至今未买过一本这类的书。而古典音乐我则选择性的买一些，是贝多芬的命运（第五）交响曲悲怆奏鸣曲、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小夜曲、萧邦的夜曲、柴可夫斯基的悲怆（第六）交响曲等，这些优美动人的旋律，使我精神得到莫大慰藉、鼓舞，使我能迎逆流而上，使我乐观，做自己喜爱的事。

我这个人求学时，喜爱历史、地理，后来也一直伴随着我。十岁时，父亲工作的学校在虹桥路，被日寇占为司令部。当时美籍校长不在上海，父亲和另一位副校长想方设法把盲童和聋哑二所学校迁到兆丰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斜对面的中央研究院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内。当时的市政府仓促逃离上海，中央研究院中十几个研究所，都已空空如洞。历史语言研究所这幢三层楼房，从底层到三层，各厅各室，满地皆是残书碎页。我当时下午放学必去父亲学校玩玩，见到还完整的书就捡起来，把还完好的一页页都拾起来，按着书名和页码一一凑拢来，集成一册一册完整的书，有关商代历法的、有关甲骨的考证，有一些少数民族风俗、习惯和语言文学的研究等等，也集了二十多本。当时我看不懂这深奥的文章，凭着我喜欢书籍，每天来检阅，认定将来会有用的。后来日寇进入市区，中央研究院也被日寇占据了。父亲的学校再次遭到逼令搬迁。父亲四处奔波找房子，找到了有数面之交的郑逸梅先生（郑先生是戈登路和新闸路转角的国华中学国文教师，是著名的掌故作家），经国华中学答应支援，立



即腾出数间，解决父亲的燃眉之急。（因无多余的地方，盲童学校就搬到南市区江南造船厂附近）被我捡回的有研究价值的书籍，也难逃厄运，这里我就不多说了，要说的，是我至今还保留着一本“文革”中“漏网之鱼”，是一本手写手画的殷代甲骨文影印本。来我家的红卫兵小将翻阅后，以为是古人乱划乱刻在牛胛骨、龟背壳上的东西，既无反动的、封建的、资本主义的文字和意识，就往角落里一丢，连家人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可以回家时，才发现这本“劫后余生”的书，这好像是在“冥冥之中”，上苍要特为我留下的。它开启了我对历史、文字的浓厚兴趣，一头钻进去，就锲而不舍的，非要弄个“水落石出”整理出完整的、有根据的论述方才罢休。（参见第四卷《马王堆帛画详解及其他》）

我这个人生性对什么都会产生兴趣和爱好，如石头（岩石、卵石、矿石等）、小动物、花卉（参见《美国的知了》、《养蛇记》、《老来童趣养蜗牛》、《奇异植物 Pnagen》、《扦插成活菊 傲霜又凌雪》）邮票（我不是为收藏而集邮，而是喜欢生物而专门收集有花卉、有猫狗、有飞禽、有鱼、有昆虫等生物形象的邮票，是“爱屋及乌”吧！）钱币、甚至各式各样的酒瓶也会令我爱不释手，因家居陋巷斗室，无多余空间、不可存放，只好割爱舍之。在岭南中小学教书时，因该校师生皆粤人，外省和上海人不足百分之二，住宿在校中，显得很单调。该校在江湾农村中，而学校本身有大草坪、大广场、游泳池、小溪、充满了自然景色，昆虫很多，也有蛇、四脚蛇（蜥蜴）出没。课余时常独行于这些地方，捕捉昆虫，制成标本。想不到的是我这个单干户竟会吸引许多学生聚在我身边，一起活动，帮我捉各种不同的昆虫，各种不同的甲壳虫，其中有一只独角仙，记得是夏夜，我批改作业至深夜时，它从窗外飞进来的，撞着天花板咚咚作响，最后掉在地下。第一次见此物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从地下捡起

一看，样子很可爱的：头部有一长长的角，角部又分叉成二小角、似鹿角，甲壳是深紫色的，有一层密密的绒。给学生看个个都喜欢它。胆大的男学生还在大草坪中掏出蛇蛋来。师生关系比较亲密，至今还有几位学生已经是高工、老总了，仍与我保持联系。

我这个人喜爱动物形象的铜制品。喜爱国画、油画，是受父亲的影响。小时候父亲最喜欢带我出去逛古玩店、看画展，去得最多的是城隍庙（今豫园）古玩店和大新公司（今第一百货公司）四、五楼的国画展，我至今印象犹存的二幅画，一幅是三、四米高、一米多宽的巨幅山水画，色彩浓郁，气势磅礴，作者是著名老画家吴石僊（仙）先生。另一幅是长卷，整幅画绕着展室三面，画着形象生动，而形态各异的流民，被天灾人祸所逼，无家可归，到处飘泊。此画震撼人心，在我心中留下至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作者是蒋兆和先生。父亲生平节俭，只爱收集青铜器、字书国画。“文革”中就是因我是“右派”之故，辛辛苦苦收集之物，一瞬間荡然无存，我亏欠父亲的实在太多了，抱憾终生。

我这个人喜欢独自走走，每到小辈处，总要到四周走走看看，赴美探亲也不例外。家人常告诫我，异国他乡，不要随便走动，出去容易，回不来就麻烦了。我不当一回事，仗着认识方向，照常出去。在纽约时逛哈德逊河区、中央公园区、第五大道区、哈林黑人聚集区、东河区等（参见《独闯Wards岛》）。在波士顿时，逛哈佛商业区、查理士河区、Alewife地铁站区、朗费罗故居区等。我能记住沿途特殊景物，据此走回，出去一次，最少是二、三小时，最多是九小时，早上九时出去，到下午六时回来，走得双脚酸痛，但心里很高兴，因所见所闻多多也。在西雅图，因住在山区里，没了市区的热闹，平时购物、买菜，没有小车，真的动弹不得。但我照样出去走走，走一小时到西边山脚下唯一的三、



四家购物点和一公园去逛逛。有时到南面的一条又高又陡又滑的上 Cougar 山的山路，走上去，前面又分叉出好多的山路，没什么事，几条叉路挨个的走，今天这条，明天那条。每条叉路都可上山顶、都可走出去，后山下去，东西南北的下去，仅是时间多少而已。爬山不光是锻炼双足，也可锻炼意志和耐心，平时从不运动的，这回是个好机会。

我这个人不喜欢与人交往，被人视为怪人，状若孤独者。其实我一点也不孤独，终日有书籍相伴，有自己喜爱的事可做：如阅读古籍时，遇古字、生僻字，不知音读，不明义理，就查阅《中华大字典》，这是一本对阅读古籍很有用的辞书，比《康熙字典》还丰富哩。在长期使用中，发觉它也有很多错误：脱漏、颠倒、张冠李戴的。它出版至今，几十年未曾修订过，我来了兴趣，不怕繁琐、不怕错综复杂、不怕麻烦、不怕乏味，要对它来一个校对改正。我既是它的查用者，又是它的校正者、增补者，经常乐此不疲，怎会是孤独？又如自制手杖。家有桂花、蜡梅、香樟各一株，修枝剪下的枝条很多，我留下三、四厘米粗、有韧性的枝条，去皮打光，制成各种手杖，自刻字于杖头，有“君行健”、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、“助君走好路”、“伴君常乐”，然后刷上清漆，油光闪亮的，依靠在写字台边。读书、笔记时，眼困手软，取一支出来，抚摸把玩一番，也是很好的小歇提神吧！

我这个人，爱胡思乱想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、变故，居然没有少改。每读史书、感想纷起，书之笔端，亦可自我教育也。（参见《看白鸱啄乌鸦有感》、《谈“驴车尚书”戴敦元》、《再谈戴敦元》、《三谈戴敦元》）。

我这个人喜欢养猫，是受母亲的影响（其实，我喜爱音乐也是受母亲的影响）。母亲生平喜爱小动物，家住黄家沙花园时，屋前有一不小的院子，母亲就在院里养小鸡、小白

兔、大白鹅和身边的猫。我摘“右派”帽后，曾养过三只同名蓓莉的猫：第一只是黄虎纹猫，第二只是灰黑虎纹猫，第三只是白色长毛纯种波斯猫，一眼晚间闪红光。日常生活中，它们给你很多的乐趣，每只猫都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可说。1994年，赴美探亲，托人照应白猫蓓莉。在美听到它生了独仔，非常高兴。1995年回来即去接猫，却被告知：失踪了。我经历了那么多痛心事，这回竟浑沌到木知木觉，从此再也不养猫了。

我这个人身材五短，其貌不扬。日常生活琐事，反应迟钝、动作迟缓。双耳重听，人多不愿和我交谈，连老伴也不例外，嫌累嫌烦。所幸双眼尚好，目光虽不炯炯有神，但视力能见地下毫发。满口假牙，口齿不清，C（ㄘ）、Ch（ㄔ）、S（ㄙ）、Sh（ㄕ）、Z（ㄗ）、Zh（ㄗ）不能分辨。生平爱好瞎写瞎记，说得好听点：练手健脑；说得难听点，就是“猪头肉，三不精”也。

我这个人这一生就是这样。



目录

第一卷 杂文

- 一 美国的知了/3
- 二 奇男子鲁亮侪/5
- 三 吃蜗牛小史/8
- 四 何处是“春城”/9
- 五 闲话“山人”/11
- 六 闲话“居士”/12
- 七 想起了“芦苇丛里捉蜉蝣”/15
- 八 想起那张帆布行军床/20
- 九 养蛇记/27
- 十 独闯 Wards 岛/31
- 十一 闲话“道人”/34
- 十二 看白鸥啄乌鸦有感/39
- 十三 经历一次“地震”/41
- 十四 公路中的“大盆景”/43
- 十五 闲话“处士”/45
- 十六 漫谈“夜光”/48
- 十七 老来童趣养蜗牛/51
- 十八 上海宪兵队 昙花一现/53

- 十九 奇男子鲁亮侪身后涉文字狱 殃及子孙/62
二十 “驴车尚书”戴敦元/66
二十一 从乡勇到提督的罗思举/68
二十二 奇异植物 Prayer/77
二十三 谈“驴车尚书”戴敦元/82
二十四 再谈戴敦元/83
二十五 三谈戴敦元/84
二十六 扫叶一僧龚半斤/86
二十七 老来不闲学“愚公”“移山”精神除树墩/94
二十八 扦插成活菊 傲霜又凌雪/98
二十九 “上宪”人员南京军训记事/102

第二卷 人名联趣

- 一 天干人名联/121
二 桂林对凤山 地名亦人名/121
三 莫逢韩玉汝 何怕李金吾/122
四 何时 明辰/123
五 金鼎与陶簠 器名复人名/125
六 万言 一行/126
七 文嘉 武善/127
八 陈书与金史 书名共人名/128
九 数字人名联/129
十 五福 百祥/131
十一 长寿 永贵/132
十二 艾青和萧白 诗人与作家/133
十三 高山高湖高士高詠/135
十四 崔郊崔林崔元崔颂/136
十五 殷都 周京/138
十六 杜诗 韩文 文史专名又人名/139





- 十七 朱百年 史万岁/142
十八 陈三更 董半夜/145
十九 赵一清 陈二白/147
二十 寿山 福海/148
二十一 秦汉对宋元/151
二十二 橹速不如帆快 笛清怎比箫和/152
二十三 句龙如渊 司马通国/154
二十四 一叶 三毛/157
二十五 来济 归登 贴对多巧趣/158
二十六 梅清 兰茂/161
二十七 若无巽二腾六力助 焉有张七韩五战功/163
二十八 祖孝孙 孙兴祖/166
二十九 王子虎 公孙凤 王子公孙复姓联/168
三十 平安 安平 人名地名又祝语/170
三十一 游九功 熊十力/173
三十二 花茂 叶盛/175

第三卷 漫说文字

- 一 话说“久”字/181
二 说“虫”旁字/183
三 漫说“我”/187
四 “我”从何来/192
五 说“羊”旁字/195
六 漫说“叠体”字/202
七 说“昔”/207
八 说“别”/210
九 说“集”/214
十 上海话“肮三”是由“腌臢”演变而来/218
十一 “错”字引伸义探源/221

十二 一个“依”字我你他/225

十三 莫把“濱”字当作“浜”字的繁体字/228

第四卷 马王堆帛画详解及其他

一 二千年前的中国“神曲”

——详解马王堆西汉帛画内容/235

二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（老子）乙本卷前古佚书

释文校补/260

三 论说重见天日的《黄帝四经》/269

四 临潼“武王征商簋 铭文宣示三大事”

兼谈“辛未”究係那一日/274

第五卷 游记 旅美日记选

一 游武夷山记/289

二 旅美日记选/302

附 过去的诗

一 失意/360

二 夏云/360

三 女钢琴家/361

四 黄昏于家园有感/366

五 暴风雪/366

六 怀念/369



第一卷
杂

文



美国的知了

来美的第三个月，正是夏天的时候。若是在上海那正是又闷又烫的热浪袭人，在室内户外，都使人叫苦不迭，再加上那一呼百应的知了“是热是热”的鼓噪声，在街头巷尾也撩人心烦。这就是上海的夏天给人的印象。

在纽约，除了外出稍感到炎热之处，总觉得不像是夏天，为什么？只因为少了聒起劲的蝉鸣声，起初还以为是城市的喧闹所以没有它立足之处，但是，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小镇，车道在浓阴覆盖甚至包裹中，家家屋前宅后丛树密林里，也不曾听到一丁鸣声，真以为美国是没有知了的。

上个星期，大内弟媳带我们到康州 Durham 她家附近的一处果园去吃桃子。我和太太只吃了四个，儿子和媳妇都已吃十几个，大内弟媳吃了几个就拖著媳妇往桃林深处去了。我和太太没本事装肚皮，摘大个的装满袋子，总还行吧！就在桃林中，一棵棵桃树下仔细寻找著，好不容易摘了二十多个，自以为还不错。可儿子兴冲冲的拎了满满一袋桃子过来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这时儿子排解我的尴尬：“爸，给你。”我以为他要把一袋桃子给我，正要说：“不——”他把左臂伸过来，手里捏著一只振动著双翅的知了。嚯！谁说美国没有知了？

喜欢生物的我，小时候不知道捉过多少知了了，大大的黑黑的蝉，小小的青青的蛴，什么黄绿色的、黄灰色的、灰灰的……虽然没有见过全部的蝉类，却也有十几种吧！接过知了（见图一），只听得它“捨捨”的鸣叫著，好像在哀求我捨了它吧！我心里想：我只看一看，就会捨了你的。我用两手指捏拢它的双翅，它和中国的知了一样黑黑的，就是